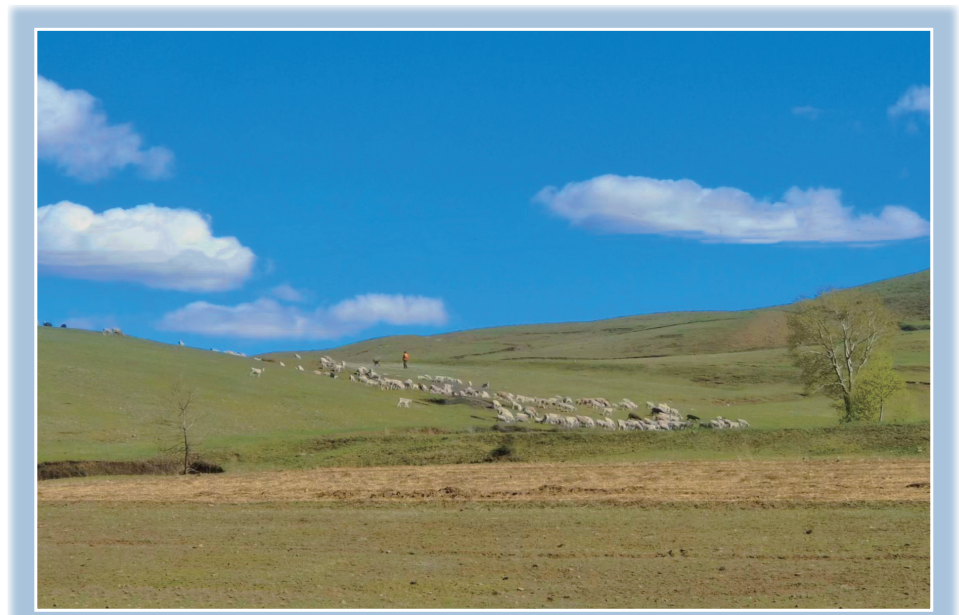




■张文静 摄

初夏时节,恰逢周末,应寓居闹市的文友刘关胜夫妇所邀,驱车百里之外,远赴青山腹地阿鲁忽洞采风。所言采风,实则蜗居书房久矣,总想写点东西,那写啥呢?刘关胜老先生说:写阿鲁忽洞吧,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里有好多抗战故事。

一路向北,进入大青山南麓山谷,正是人间四月天,绿遍原野染满山。车过柏宝庄,自水泉村始,路径蜿蜒,递渐盘旋,极像一条绸带缠绕在山涧,放眼山道两翼那高高山峦,右面是依坡挺拔的天然白桦林,翠叶墨绿,千株竞秀,直抵山巅。彼时,刘老先生于静谧中喊叫一声:“快看!”众人寻声望去:啊!红艳艳的山杏花!一蓬蓬、一丛丛,进而连成一片片,占据整座山头那面向阳斜坡。拐过山弯,不由得惊叹:岂止是一座山头,而是从这里到杏花村,绵延十里山岚,简直是杏花所特有的嫩粉烂漫世界!

驻足山巅,抬眼远眺,满目杏花,蔚为壮观。穿越过这座坝梁,阿鲁忽洞就在山脚下。

阿鲁忽洞村依山傍水,七八户人家散落在山弯里。小山村是刘老先生出生地,这儿曾经留下他童年的记忆,也成就了他毕生事业。就在我们盘腿坐于农家热炕头那苇席



终于,于午后四时左右,在王建中老师带领下,抵达了老牛湾。

大雨似乎要即刻来到,站在老牛湾景区的停车场边缘,我倚着栏杆向前望出,阴云怒卷,如珠峰高耸,坐若雄姿,层峰危兀,明暗交叠,向大地直直地压下来。烈风攥着峡谷亘古蛮荒的力道,狂扑过来,扯着衣襟如鼓风的帆船,让人有点站不住脚。雨的腥味蹿入鼻孔,让人陡然打起了寒战。王老师带着另外几位朋友踱到东边观景,我与一位画家朋友则在西侧凭栏远眺老牛湾全景。此时,暮色即将沉下来,远空铅灰,峡影重重,景区停车场的危崖下,老牛湾如一头憨厚的老牛,巨大的身躯静卧在绿浪翻涌的河水之上。传说大禹治水开山辟地,疏通河道,感动了上天,老君派青牛下凡,在此创造了如太极图般的几字河湾。河水到此,一改黄浪滔滔之气象,变得碧波澄明,宁静温婉。向远望去,河水自重峦叠嶂的峡谷峰岭中逶迤流过,细若游丝穿过夹缝,于湾头逐渐开阔而澄碧,晶莹剔透,随着山崖的弯折,清流浩荡,奔流不息,如一条碧绿的绸带,在峡谷间轻盈舞动,又似一面巨大的明镜,映照着两岸的青山绿树。两岸蛇形弯回环曲折,虚实相生,如游龙浮跃于峡谷之间,首尾顾盼,渐渐隐没在峡谷深处。

雨还未到来,好像不断地积攒着更为磅礴的自然伟力,要在一瞬间爆发下来。风扬起细密的雨星,扯着衣襟乱舞,人已感到呼吸困难,看这阵势,这场雨一定小不了。

我静静地站着,任由思绪随着这山水间的清风飘荡,仿佛正在穿越时空,感受到大禹治水时的艰辛与智慧。老牛湾景区旅游词里说“离开九州,通九道,破九泽,度九山……”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代代相传。我闭上眼,在猎猎风中,耳边似乎听到了大禹治水开山凿壁的轰鸣,看到了老君青牛弓腰犁地的情景。

暮色渐沉,远处灯火熠熠,风突然小了很多,老牛湾在暮色中更显神秘与庄重,对面“牛头”之上的老牛湾堡(望楼)如突起的牛角,在河岸上肃穆而立。暮色中河水依旧静谧地流淌,携带着亘古的铮鸣与悲怆,无声地卷动着两岸芸芸苍生的依偎与眺望。大河,日夜不停地地流淌,不停地输布九曲回肠的血脉乳液,滋养了怀中无数华夏儿女,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与繁荣。老牛湾,大河孕育的神奇河湾,仿佛启示人们,人生从来不是笔直的坦途,历史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百折萦回,激流勇进,才是人生的

风从阿鲁忽洞吹过

●刘玉昌 张文静

上,正欲倾听刘老先生那位八十多岁堂哥讲述本地抗战轶闻时,忽听大门外传来小车鸣喇叭声。经攀谈方知,内蒙古电视台“红色记忆·巍巍大青山”摄制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策划推出一部五集纪录片。该片编导王秋月从相关方面获悉:抗战期间,本地开明绅士刘钰曾向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捐献过大量物资,遂慕名前来采访当事人,即刘钰遗孀王秀叶老人。不料,经询问才知,王秀叶于年前离世。作为刘钰之子,刘关胜便端坐于摄像机前,面对主持人娓娓道来。只因编纂《刘氏族谱》过程中,他收集整理过其父生平,且着手撰写其回忆录,故而对刘门大户昔日支援抗战往事了如指掌。我们的思绪也被刘老先生那低沉的语气,拽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

1938年深秋,乌塔背山区气温骤降,寒风掠过阿鲁忽洞上空。日寇入侵后,这一带划归伪武川县崇和乡,民众生灵涂炭,煎熬度日。这日,村里老财主刘天元大院的里二三十名长工、短汉(临时雇来的壮劳力)与常住磨坊、油坊、缸坊(陈粮酿酒)的十几个老师傅以及刘门众多儿孙,八十多人,清早开饭,虎口夺粮,大掌柜刘钰走在最前头……

常态,才是历史的本质。

不知何时,王老师和几位朋友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我才从遐思中回过神来。气温陡降,单薄的衣服已留存不住被风雨带走的体温。暮气围拢着我们,雨丝已然如密织的网,裹着我们的身体,裹着老牛湾的苍茫,天地之间早已连为一体。

雨,终于来了。

我们在老牛湾景区高平台上找了一家饭店避雨,并点了菜和主食。主人讲,饭店只卖山西风味的饭菜,不知道我们吃得惯吃不惯。我们彼此对视一笑,我说:“我们祖上是山西人,尤其是我,祖籍山西河曲前川,祖居离老牛湾不远。”此时心内已氤氲了一股乡愁。“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酸粥稀粥酸菜饭,莜面窝窝山药蛋。”来到山西,我们是故地重游。

雨突然加了力量,明亮的雨线抽打着饭店的门窗玻璃,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众人相谈着老牛湾的传说,画家郝桂兰则盯着饭店正面墙壁上挂着的一幅老牛湾摄影作品。听着外面越来越大的雨声,我忽然生出一股念头,拿起手机,推门走到外面,我想把雨中的老牛湾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雨汇成雨流,从黑漆漆的天空倾泻下来。天空像一块黑色的幕布,笼罩着这片大地。老牛湾河面却反射着亮光,像一条银河伸向远方。两岸森郁危兀的崖壁,在水光映射中隐隐约约,犬牙鳞峭,布满了神秘的气氛。我站在雨幕中,仰头看着天空发出密集的雨矢,瞬间把我浇成了水人。我的外套是防雨的,但此时已经抵挡不住大雨的侵袭。我一手扶着饭店外面的栏杆,一手持手机从天空到周围移动拍摄。雨水顺着我的手机滑落,滴在我的脸上,我却毫不在意,只是专注地捕捉着眼前的每一个瞬间。屏幕瞬时光了,拍摄的照片布满了细密的雨滴,幽深而朦胧。

天幕上裂出一道闪电,接着滚来几声闷雷,雨势似乎得到了指令,更加猛烈地俯冲下来,密集雨柱接天通地,几乎不间断地灌下来。只听到河湾里的水也开始咆哮起来,声震峡谷,如万马千军般轰鸣。雨幕遮蔽了老牛湾的轮廓,如一幕盛大的戏剧闭幕后的全息瞬间,所有的“道具”与“主角”都在雨雾中隐入了天地之间,只剩大河涛声的回响。

我已满身湿漉,衣服带着雨水的重量,紧贴在我身上。暮色掩住了一切生灵和风景,我只好返回饭店。王老师与一群人看我冒雨观景,有夸我胆大,有说我执着,也有

大约黄昏时分,风势减弱。瞭见一支身穿粗布灰色衣服的队伍开进村中,为首者名叫李井泉,身后那位左脸留有刀疤的精明汉子,乃其参谋长姚喆。他们此行目的有两个:一是数日前从山西五寨出发,昼伏夜行,长途奔袭,从平绥铁路三道营火车站附近穿过封锁线进入大青山,急于寻找落脚点;二是为这支番号为“八路军”、号称三千人的“李支队”寻找给养。可是,他们为何执意来到阿鲁忽洞,难道仅仅因为这里偏僻?还是另有谋划?

刘老先生面对镜头,据实坦言:我看到过不少相关文章,只提“李支队”由步兵变骑兵,殊不知刘钰曾经捐献过战马五百多匹;仅说八路军长期坚守大青山根据地,岂不知刘钰先后捐献军粮三千多担。他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为什么刘门家族五大柜,唯有刘钰独家成为支援抗战大户?

原来,刘钰早年从归绥学堂结业后,曾去北平求过学,其间,结识了进步青年李维中。当李维中随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七旅七一五团先遣队挺进大青山时,就认定从北平随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无果、尔后无奈回乡的刘钰具有爱国热忱,这才胸有成竹带领“李支队”,直抵阿鲁忽洞。

阿鲁忽洞四月的风还很强悍,略带冷意。立足于曾经的刘家大院眺望,天空碧蓝,近山青绿,起伏连綿;远山朦胧,紫烟萦绕。天地弥合处,天际、山峦、草地,晕染成渐变色,如油画中的景象,旷远、辽阔、舒展。

刘老先生堂弟农牧兼顾、种地养羊,此时正赶着心爱的羊群散漫地走向山坡,大羊小羊簇拥着、碰撞着、奔跑着,一路朝前涌动而去。堂弟加快脚步去追赶它们,那布满皱纹且略显沧桑的脸充满笑容,他坦然而满足,辛劳并快乐着,一曲腔调不是那么圆润的爬山歌从他口中溜达出来——

上高台(那个)高来呀东卜子村村低,阿鲁忽洞那山山水水实(呀)实在美。一股股(那个)清泉(呀们)绕河弯,山窝窝里(那个)山杏花儿呀迎风开,一朵朵粉圪嫩嫩来(呀)雪圪灵灵白,满坡坡的(那个)白桦林惹人爱……

目送羊群离开,耳闻歌声远去,顺着小河流向前行三四里,其下游便是雷山水库高位蓄水区。刘老先生带领我们来到库区,远望碧波荡漾的蓝色水面,又饱含深情地讲述

了一段经年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父亲刘钰为民族解放所作的巨大贡献,人民拥护他,党组织信任他,遂以民主人士身份当选武东县副县长。1958年春天,他担任水库大坝建设总指挥,兴建拦河坝基。历时三年,高山深谷出平湖,其库容量达1420公顷,彻底解决了当地水患和灌溉难题。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这座水面占地数百亩的库坝,因其海拔高、水面广,恰似椭圆形高山明镜,而被誉为蓝色仙湖,已辟为旅游景点。父辈把青春岁月奉献给了那个火红的时代,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他热爱的这片土地。

翌日,一轮朝阳照耀在农家泥屋窗棂上,几只麻雀在房檐下巢内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刘老先生夫人与堂嫂天不亮就起床,掐清锅灶,张罗做一顿农家稀罕饭——苕麻烩菜蒸莜面。据堂嫂说,只有这个节气里野生苕麻那松茸茸的绿叶才可口,再过几天就吃不上了,她把这看家饭当作送行餐。

闻小车启动响声,刘门全家老小出院相送。临行前,刘老先生来到院中,双手抚摸着立在那里的拴马桩,热泪在眼眶滚动,久久不愿离去。这根用条石鑿凿的立柱,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它见证了刘家几代人创业、守业和忍辱负重的生存艰辛。最难忘的是1942年日伪军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阿鲁忽洞也难幸免,冲进刘家大院的日本鬼子把油坊、缸坊里的水瓮和瓷罐全都砸烂,又将其家产洗劫殆尽,就差火烧大院了。就连冷冰冰的拴马桩,也被侵略者野蛮推倒,几乎被拦腰斩断。

从1948年起,刘钰先后担任过武东县副县长、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政府副旗长、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早年国家干部代步出行全是马匹,这根拴马桩无数次拴过他与同志们的马……眼下它已经是红色文物般的存在了。

就要离开刘家大院了,这小小的五间土屋,八路军指战员住过,游击队伤病员住过,解放军侦察兵也住过。恍惚间,我们看到80年前抗战的火花在这里碰撞;年轻刘钰的奋斗意志在这里闪耀;一担担粮食、一匹匹战马、一群群牛羊,坚持支援抗战……那满含忧患的民族意识,那抗击强敌的斗争激情,那倾家奉献的无我境界,委实令人敬佩。他无愧于那个时代,这种精神永远闪耀着光芒。



碧波澄明老牛湾

■董旭明 摄

劝我赶紧换衣服,以免感冒。我却心里自得意满,此情此景巧遇天时地利人和,在雨雾中感受到了母亲河的神奇,领略了老牛湾不一样的美景,也得到了心灵的震撼与洗礼。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人生一世,就是要勇于探索未知之境,以拓展自身的认知空间,增益其所不能。安逸自然可以安慰心灵,亦可以滋养心灵,但却不能丰富心灵的深度和广度。而唯有涉远探险,走不寻常的路,看不寻常的风景,人的心灵才能更加广博,更为浩瀚,也会更为坚韧。所以世间才有了徐霞客,有了马可·波罗,有了郑和下西洋,也有了千百万人一代代前赴后继的“走西口”。因为有了冒险精神,人类可以跨山越海,征服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险绝难攀的顶峰,成就人生的梦想。

这与眼前的老牛湾相比,亦是有同理可昭的启示。这大河奔流万里,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的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启程,一路汇小溪,收大河,在若尔盖县唐克乡形成首弯,收白河而复归青海,然后一路奔腾而下,回环萦绕,拐成九曲十八弯。而老牛湾在无数黄河弯曲的河道中最为盛名,皆因黄河不避艰险,一路开拓闯关,劈山凿河,吞并八荒,才在这里形成了瑰丽的自然奇观。老牛湾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部关于华夏民族不屈不挠、勇于探索的雄奇史诗。它见证

了黄河的坚韧与伟大,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一次次从危难中挺立而起,在历史洪流中的奋发图强,奋勇前行的英雄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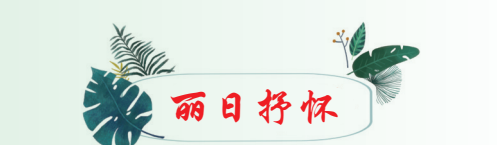
吃完饭,饭店外雨声渐渐小了许多,外面采光棚顶清脆的雨滴声如一阙平仄合韵的小调,越来越轻柔舒缓,带着梦幻的情趣,结合微弱的风声,演绎出一则“晋陕乡间小夜曲”。自然界的天籁之声总是有别样的韵味,让人蓦然间心扉宽舒。妙音留恋不够,却感到这场雨的余韵似乎有送别之意,滴答滴答之间,我们的谈论也停了下来。

雨声蓦地戛然而止,我们该启程了。出了饭店,我们各自找到车子,与王老师和一众朋友依依话别,此行虽然短暂,但在我们的生命深处烙下了非凡的印记,乡愁、人生、胸襟……都在这场非比寻常的大雨中得到了陶冶和升华。“心事浩茫连广宇”,我们在大雨中对人生的思考,各自有了深刻的领悟。

该分别了,此刻天光忽然变得亮起来,原来才七点一刻。暮色中仿佛有意掀开天幕一角,透出几分幽蓝的暗光,周围一切变得清晰起来。握手再握手,仿佛此刻的离别,不仅仅是对这片土地的告别,更是难以割舍内心深处那份深厚情感。

雨后的老牛湾,显得更加宁静而深邃,山间雾气缭绕,如梦似幻,仿佛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深情挽留。我们驱车缓缓前行,车窗外,那熟悉的风景渐渐远去,但那份感动与震撼,却如影随形,久久不散。

(据《内蒙古日报》)



我的爷爷胡华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曾担任《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的总主编。在我还未上小学时,爷爷就永远离开了我们,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模糊的印象,对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了解甚少。直到2021年,我有幸参与中国人民大博物馆《胡华百年诞辰生平与书信展》的史料整理工作,通过一封封泛黄的家书,一个立体的形象逐渐清晰:那是一位宁死不做亡国奴的革命者,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一位慈爱负责的父亲。爷爷的形象,就这样从字里行间走进了我的心里。

爷爷的家书

·阳晋

战火中的平安“画信”

1938年,爷爷由家乡浙江奉化辗转经长沙、武汉、洛阳,到达西安,经组织安排与其他爱国青年一道以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名义奔赴陕北公学。在西安休整时,他给太爷爷写了一封家书,并为不识字的太奶奶画了一封特殊的“画信”:一群青年背着行囊,手持木杖行进在山路,其中一人向画外挥手告别……这幅画虽因年代久远未能留存,但通过姑母的回忆,我在奉化图书馆的《胡华教授生平展》中将其复原。从这封“画信”,我感受到爷爷作为独子的一片孝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当时没有照相的条件,深知父母牵挂肚的爷爷只能给不识字的太奶奶画一封信,让她明白儿子已经到达西安,很快就要进入革命圣地了。这幅画也表达出爷爷此行报国在望的拳拳之心:热血青年们就要到达陕甘宁边区,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了。

国难当头,爷爷选择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毅然背井离乡,投入抗日洪流。当时他还不满17岁,又是独子,炮火硝烟四起,父母怎舍得放行呢?太奶奶多次向我的姑姑、爸爸讲述当年的情景:这独生子“坚决不当亡国奴”,含泪恳求父母允他去打鬼子。太奶奶“位卑未敢忘忧国”,为爷爷准备了棉衣棉裤和微薄的路费,含泪送儿远行。孙儿们穿越时空隧道,从这想象中的独特红色家书中,感受到炽烈的爱国情感。

北大荒的身世说明信

在爷爷写的家书中,有一份关于姑姑身世的说明信。我大姐1967年11月自愿报名奔赴黑龙江虎林县,成为一名屯垦戍边的北京知青。1968年1月,当地正在“斗私批修”,她虽然是共青团员,但属于“黑帮”子女。如何在批判会上做自我批评?她写信向爷爷求助。

爷爷在回信中讲述了解放战争中大姐出生以及随华北联合大学转战的经历。信中说,“总之,你是在革命战争的暴风雨里诞生的。在你婴儿时期至一两岁时,不断处在行军和动荡之中,头上有国民党飞机轰炸,经常要夜行军,尤其你刚诞生后,行军都要靠根据地的贫下中农赶大车护送。所以,你的生命同党同毛主席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是分不开的,同贫下中农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支援是分不开的……”信中,爷爷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姐在成长的道路上,不要忘记,要爱党爱国,努力为人民作贡献。

这些话语看似平常。但要知道,写这封信时,身为党史学家的爷爷即将前往江西五七干校参加农村劳动。此去经年,能否回京并重返学术岗位都尚未可知。然而在这封给大姐的家书中,却看不到丝毫沮丧,字里行间充满了正能量。大姐深受鼓舞,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东北建设的广阔天地。

一式五份的育儿信

爷爷被分配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与戴逸、吴树青等学者一同在养猪班劳动。尽管体弱多病,他仍坚持承担打猪草、担泔水、煮饲料、清猪圈等繁重工作。1972年春节,他回宁波奉化探望太奶奶,在奉化老宅用复写纸写了一封家书,分别寄给天各一方的五个子女。信中,他叮嘱子女发扬“铁人”王进喜的精神,并以自己烽火岁月中办学、风餐露宿的经历,教育孩子们在艰苦环境中磨砺意志,做到“以艰苦为荣”“克己奉公”“虽苦犹乐”,成为“高尚正直的人”。这封信,是爷爷用自己的人生为子女作出的言传身教。

病榻上的遗信

爷爷的最后一封家书,也是他人生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收信人是我 and 五个表姊妹。当时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因失血过多处于半昏迷状态。听妈妈说,爷爷一边大口吐着鲜血,一边示意要纸和笔……护士急忙递来一支笔和一张医用记录纸。他用尽最后的气力,颤抖着写下我们几个孙辈的名字和嘱托。那些字歪歪扭扭,高低不平,有的笔画甚至重叠在一起。仔细辨认,能看出“勤奋、奋斗、建设祖国”的字样。四天后——1987年12月14日,爷爷与世长辞……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起,他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一生写下了无数文字,但这封家书,是他留给世界的绝笔。后来,我们每个孙辈都收到了一份复印件。如今,我们都已过不惑之年,就像爷爷希望的那样,成为了新时代建设祖国的奋斗者。

爷爷于1987年初冬,将要告别为之献身的史学事业时,曾致信中国人民大学表明心迹:“生就是奋斗,死就是休息。”这句话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的浓缩,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从抗日烽火到建设热土,爷爷的一封封家书饱含赤诚,向父母、儿孙传递着永不褪色的初心——爱党、爱国、爱家。他始终铭记自己的革命征程,更不忘为后辈点亮前行的明灯。

(据《北京日报》)